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律賦

有物混成賦 虛象生在天地之始 王曾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

嚮問洪纖而莫得曰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玆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覩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捜而兆眹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訝深

蟠於厚地摶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困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求鑄成器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内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籝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晧晧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

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
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
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
也克明從上之由汝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
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踴躍以求
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
昔麗水而隱悔令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
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

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德車結旌賦（車結旌者昭德之美）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鈴詎垂旓而就列蓋由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蔑揚威於旆旌肅

軫無譁方斂藏於斿屬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綏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兮亢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旌之孑孑錯衡導路殊風斾之搖搖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鑾御

始中括於采章韞韞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縟儀自篤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畫屏寧同止獵之綫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畫矣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天應誠德豈尚文為　歐陽修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

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

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氷木拔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為沴陰為小人與婦女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為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

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刧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臻既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

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聞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于於

旒扆

王畿千里賦 畿制千里尊大王國

宋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十里以為畿總大衆之奠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而還維周有制擘庶績以圖大廓多方而為衛作我上國埀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常尊土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考極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亘而

蟬聯溝封斯萬疆埸且千差籍九畿定夫家於都鄙出
車萬乘括賦入於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侈廓焉天府
之國巍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
止不偪陋以取侮不夸矜而役美侔江海之重潤乃據
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獠面內玉帛駿
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歸
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摯於羣元倍
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畢不得以侔尊亦由

天之高燾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沉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乂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胥會美夫周原膴膴禹畫芒芒或處𪊟為教或建鈲是防然皆按成事於神甸跡前謀於令王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宏基於天地亘長藩於道德所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工善其事由聖人作爲韻

陳襄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辨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蹟姬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丕闡攻金攻木資濬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自兹立器爲利因材究竒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爲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鳧氏成鐘自

高辛而立範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埀規且夫國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網罟以畋寔庖犧之肇用杵臼之利因熊氏以埀休自然衆伎靡紛大模率正雖云乎代守其業但見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兆黃鍾之律節奏爰彰大輅起

椎輪之姿雕幾冞盛此則藝能交舉物用具陳祖述雖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按乃度程實聰明之制作勤乎樸斵資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澆漓時躅朴略高曾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令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首善自京師賦崇勸學為天下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内崇繄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𨂍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

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也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制量于中土邑聲明於普天始于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亹亹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肄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乂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

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内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為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宫衰落禮義之官廢弛鄉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毁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冑子之祕宇據神邦之奥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

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歷者天地之紀賦（聖人以通天地之數）　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歷用明於大紀考星咸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太初創歷之首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

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為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應差於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修於時利況夫歷為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祲之至妙豈深恩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晷于儀帝舜則羲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乘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月窮

于紀孟陬既協於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班正朔
以為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蔀元之書兮著於彼子
丑寅之正兮見於此可以察發斂於未然定舒慘之所
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
是擬且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以剛
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賾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
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起建星而運算故積歲以成功考
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允遂應大呂黄鐘之統立道斯同

用能鈞校舊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焉而可步于以極陰陽之大端于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羲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後王以是知歷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脩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民馮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為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璇璣而觀大運益明氣候之因猶未若測運動於

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乃星紀先天算命吾皇所以監古歷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夫作者謂聖

圓丘象天賦（圓丘就陽上憲天體）　鄭獬

禮大必簡丘圓自然益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必在國南蟠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王者揆禮之文為民之唱修明大禘導迎景貺有祭焉格神于下有祀焉享帝于上謂丘也其形特異我所以貴其

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爾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是必肇靈壇以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交穆然天貺授徧羣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為之侑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

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藁秸以籍誠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兆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無以稱其德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虔與地居上如天轉圜對方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全聖人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迹符於至健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論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暾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

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之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閒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襪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鞾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逷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

識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濁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蒋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故我内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泰階既平風雨時若

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正六符炳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羣生大儀之遠兮其體高明列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則瑞爲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偉一德之溫恭感三階之炳爍騰精于上燭太微紫微之居垂象於人應時雨時風之若燦燦華藻蒼蒼昊穹常煇乎太一之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燿高躔既色齊而光大俯呈休驗

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政兮知精祲之祥太史占天兮測宿離之會上焉兩兩之悉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鼓舞洪恩霶霈觀文察變仰魁斗之均明溥山流淵蘇物倩而交泰豈不以天至邈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應不欺惟工階之成象合元后之題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或主乎士庶人之畢率皆騰輝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于大時薰兮解愠之美沛若如膏之滋順軌而居展開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

為斯益位焉不易其尊甲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微之
令均被乎率土脉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
罔既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
氣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
譪休功於萬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徵淒苦之戾
出於記則無猋暴之乖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畢
明而夷貢取類其旨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朔陳之
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覩符作肅作

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若又何必饗帝于郊始能節乎風雨

四海以職來祭賦天下之職能助王祭　孔武仲

王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陛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宁教流當世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時也六服而

內五矦至前同姓異姓兮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兮迭承
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造此闕庭鎗八鸞
於外屏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擇於大射則賓自得
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
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遞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
勤修皆有和羮之德誠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
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顒若格緜宇以承之
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軝所以周廟陳常美羣公之肅

肅湯猻致饗詠列辟之祁祁衆莫衆於侯方尊孰尊於君者大邦小國兮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兮實於堂下共承工化參德遜於前書名畫臣恭協祼將於大雅夫盡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漢異責茅於召陵以極精禋之意用全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膰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於海隅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慮幸丁莘享之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舜琴歌南風賦 以帝舜作琴歌南風

舒亶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粤其耕稼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縁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且載南風之音時其比屋熈乂嚴廊靚深包我萬慮寫于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敘情適在無為之

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覃親之於已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悉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升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慍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沴灃閨門聽之則翕爾

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于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茲益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曁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嘆音調而理窒聞前史之談夫豈知音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公生明賦公不偏黨明則生矣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一意之黨偏不私乎物照百為之情偽罔汩於中若夫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則枉直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辨捨至公而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羣倫旁燭無疆遂致明於萬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衆之所棄非作好也好其衆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固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絕傾邪之漸五綦不亂

遂觀昭曠之先蓋夫智因窒而後昏性以私而有黨愛憎既絶則真偽必審取捨既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中執涵機靈而内養所以主心善治湯無蔽塞之憂直道欽承文有照臨之廣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闇者性之情知靜為本故虚之則定知闇為害故去之則明正厥心官始閑邪而制物發為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抵處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惑凡適理以非眩由秉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質蹈行聖則

周而不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餘清有三知之入德因知心乃物之鑒公爲職之衡係客既屏純明自生以之察已則事至不惑推而成務則物來敢名是故君子養源于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已豈徒無譖訴之行嗟夫有爲者易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伍文黨與以醜正恭顯庸回而嫉士智尚昧於自保識敢期於遠視惟夫以公正爲心明則生矣

智若禹之行水賦明智之大如禹行水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喻葢存心之自誠淵然翔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滞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偽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濶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計危緼千慮以無感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汩亂以行之内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併疏鑿適地勢以流畀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

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獘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疏導其若茍能此道宜効

皐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籠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絶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栁以為之棬並非其質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王營者楚有屈平倖蓍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為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

周以宗強賦 周以同姓彊固王室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

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緜其祚大形勢於諸侯自昔
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大其業
成康繼其軌奐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宗子
協圖夾輔之勳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天亦中奠侯
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功
鞏國勢於寖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德以當天王圖以
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袞服以華其躬有金路
以優其命寶玉分賜脤膰均慶所以等異諸臣恩先庶

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歷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皁康忠厚一時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國祚歸然盤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藩之固譬夫本之殖枝茂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繄爾列辟輔予一王秦室寖微益削五侯之壤漢

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

國五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緜如瓜瓞之實方

今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

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

井天下之田比民居之域乃闢疆里乃營稼穡寒則思

為之衣飢則願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葢上執其

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熈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民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已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粢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蚩俗之深壤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于塾俾爾宵索其綯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斂以為之騷曾動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

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克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皡皡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閭民之舉無治責優游農者顧耕耘於野俗相廉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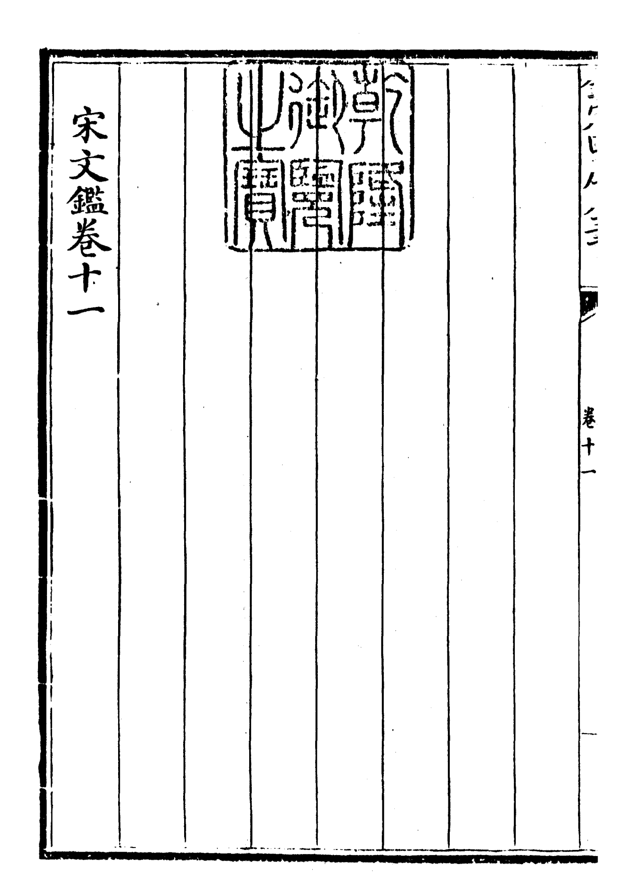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王道公正而百川理

江　洐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庶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嘗聞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覆載者旣輔相以德廣而融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乎邪正惟王有歸往之益在爲公而水存乎準之稱遂皆得性何則明審刑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遵王執此之政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有猷有爲屛邪心於

黨附或源或委暢柔德於靈長由是溫洛效珍滎河薦祉若江漢焉莫不歸其潤若畎澮焉莫不循其理民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協夏后之神功敉寧洚水豈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必及道之公者偏覆包含而不偏博既通於化育幽遂遠於淵泉工廣堯仁有既陂之九澤下殊幽暴無皆震之三川況夫中和發於聖誠精祲入於神造萬物之類尚率育而總總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茲

咸敘於彝倫脉絡交通遂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繆所向阿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之儀害既作矣時將殆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雅什貽譏蓋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水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漑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惟王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宋文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十二

宋 吕祖謙 編

詩

四言

皇雅十首　　尹洙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宋受命統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徠武

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于征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輅戒嚴皇威有赫彼寇詿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帝朝法宮左右宗公忮夫悍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誓合
我將臣正厥有罪無虐傷民嬌嬌虎士載摧其壁予嗟
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
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慄當塗叫呶
合萬爲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廢
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
厥中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琱戈備物異數俾爾族
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孱而盩孰暴而猖自厎不譓乃終滅亡帝戒二俘同即爾誅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戚獨夫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斆虐以刑予命中典協于國經民

服德音室家以寧

耆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强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换凡今帥臣狃厥見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

私毋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三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晉氏之疆粵惟大鹵俗忮而專地拒而固協比幽都蕩摇邊圉三垂既定兇威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虎翕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孱王請附降擄我士奮揚顧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

復為王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
昔武王于商觀兵惟我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侯厥
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太歯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
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
卿士曁厥庶民千㽞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

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狃金鼓
目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
舞至仁薫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勲非
賢勿俞巍巍袞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
爾猷罔恤逥躬豈無猖辭怫于予衷予不爾疵爾無面

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今帝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
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山陬海澨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
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
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厲兵襲其還
道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

疇能盡之盜俾釁深毒吾朔陲乃俞其盟北州以綏在
漢世宗抗威兵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克中土震騷漢南
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祠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
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明刑在位者以寛恤為治焉皇底其治欽哉惟
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怒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弗辜

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盎曰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鑒于前人繄我仁德皇德在仁寖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麛卵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脽禮上帝兮賓地祇皇有征兮吾民

以嬉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敷佑兮俾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定州閱古堂　　冨弼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為一路治所實天下要重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才全望傾于時

者不能安疆埸屏王室也然自國初已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歷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搖以謀應卒驕將傎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迺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于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咸不翅千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既要重天下佰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楬困征賦逃

無幾而兵不少減兵襲舊幸歎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惡斬以徇略為條教餘怗怗就約不敢譁于室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旁誅橫斂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面完固公既擊彊梗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畢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不貫

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為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表其志幸終三年不願亟易也至天子抑騎召而使即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處官雖無事未嘗輒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是繼畫不可以無法迺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于周壁牓之曰閱古堂蓋欲閱古之人所為而為之法

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遲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塲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實公沖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知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蹋古蒐善惠人驚已公之意謂其至矣乎公鄭問索詩因粗序所致之旨以誌其始而示于後詩曰

朔方之兵勁于九土九勁而要粤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虎失馭而勁驕不可舉曰保曰貝閉壁連阻武爵斯守

束手就擒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儆必革以儒于撫公來帥定始以威怒有兵悍横一用于斧連營怛之膽栗腰傴既懼而教如哺如乳以刺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刺靡不和附陰沴爲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洩在河之滸民被黜墊田入污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慼曰吁予敢寧處迺大招來乃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飢茹民歸而安水下孰禦殭弱死生由公復慮曰義曰仁震肅春煦合和蒸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

爰麥爰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杼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為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于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牆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覩宏乎煥乎千載是矩

祫禮頌聖德

梅堯臣

溥哉孝享將事于寧文武卿士冠劍在庭奚俟帝齋風

霰其零風霰不已鉤陳豹尾龍旂太常立列𠤎𠤎帝居路寢百辟就次至于穀旦漫漫翳翳帝入靈宮左撞黄鍾陛階置玉日氣𣊬曨鴻鴻杲杲氛驅陰掃宿于太宫月星皓皓侍祠之臣鵠舉鷺振或捧其匜或進其巾輔相夾導俯僂鮮鱗圭瓚以陳登歌以均東向虚位發爵親親平明帝還紫宸序班望帝之顔穆穆閑閑詹步廊廊雪浮陽光大楹爛爛朱陛煌煌稱祝萬壽萬壽無疆却登寶輿以御端門揭鷄肆赦雷動乾坤于時都人于

時婦女于時兆庶異口同語天子萬年仁聖之主臣時
執策與物咸覩敢播于詩庶聞九土

魏京　劉敞

上二十年治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廵狩之德以孝思于
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盍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豐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人乃
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
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

也乃考聲譔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適文武維懋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予下罔有不復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時維玁狁侮予之疆靡度靡虞跳呼以狂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侵魏及灃羣心不寧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輿驅之渾

渾攘之賁賁靡有輈張㦰厥鯨鯢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維時既定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既閟爾弓既櫜爾矛玁狁臣之四方是休皇曰卿士聖孝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爾孫于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寇萊公爾敬爾止弼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泰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茲維天是眷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

原廟聖人則之孰爲疆㬥來覲來覲俾讋于威于忠是訓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遂致時雍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風　　劉敞

子欲富矣何用爲富農不若工工不若賈子欲貴矣何用爲貴德不若名名不若勢粹兮純兮三五之人兮終窶且貧兮孰知其珍兮

閔雨　　劉敞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歷官李用晦治大衍軌草太醫趙從古治黄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蓄樂損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己巳日入而雨至于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違之况其眇

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
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
章六句投進以聞

堪輿絪縕一晦一明或沉而斁或亢而暘自古以然世
習為常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
妄行唯所遇之天命降監在我元聖秉覆慶裕四方既
定維民之恤無所疵病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
歷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帝獨愲息是豈足言化

育萬物若鎔以埏患在誠薄不能動天退而齋心淵默以居鐘鼓不抎宴游不娛左右肅然一懷瞿瞿疏獄省刑與物更始内恕孔悲引咎在已爰及四海愚智咸喜追悟讜直褒進淹滯聲色無迓式序在位嬖習權近慴威屏氣已已乃雨若有鬼神凄凄其風渰渰其雲自東阻西磬無不均匪震匪挨匪溢匪洩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亭以食小大胥悦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遠邇孚我君惠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

老長幼速哉熙熙更化易俗而民不知天子之慶視雨之積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靖四國

新田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維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使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

粗以牽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斂粟者多化而為稔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慢我雜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鷄鶩僦船與車四鄙出

轂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于兹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潭州新學　　王安石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勦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汚當其懷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梗柟櫧徹故就新為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為已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夸無聖曰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明堂樂章二首　王安石

皇帝還大次懇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者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顏樂亭為孔周翰作　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一作惟)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
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一作其)生聖以道化賢以
學生(一作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
汙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
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
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一作為)孔學百世之
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何公橋

蘇軾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鶴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洒彼灩預蛙跳儵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休此大懷舜于盤渦水析雷解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秦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

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觀棋　　蘇軾

予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

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和陶淵明時運　蘇軾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

明時運詩云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屆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

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髫覆此瓢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陶淵明勸農　　蘇軾

予以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四年五月再貶瓊州別駕儋耳之餘慨然有感黎蠻風俗之異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失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

用物怪珍是植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污吏鷹摯狼
食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蹄鳥喙諧穆鶩磨朝射
猛狶夜逐芋羨藷糜以飽耆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
爾鉏耜好爾隣偶斬艾蓬藋南東其畝父兄搢梃以扶
游手天不假易亦不汝貰春無遺勤秋有從冀雲舉雨
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逸謗戲侮博奕頑鄙
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
醉醇美

江郊　　　　蘇軾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曨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洞酌亭　　　　蘇軾

瓊山郡東衆泉觱發然皆洌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

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缾之中有澠有淄以瀹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味我泉亦嚌我詩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詩

樂府歌行雜言附

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　李至

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鈴先皇爲愛馴且異

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揺尾長生至

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饑秖傍御牀餧彩雲路孰不勞牽
瑶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劒棄寰瀛
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輴十數程兩皆漣漣似垂淚
骨見毛寒頓憔悴萬人見者倍傷心微物感恩猶若是
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充庭豈為瑞聞君奉詔修實録
一字為褒應不曲白魚赤鴈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江南春　　　　寇準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

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西遊曲　　錢易

花銷秋老白日短敗紅荒綠迷空館擬將清血洒昭陵幽谷蛇啼半山晚十年辭家勤獻書王孫不許延公車江頭祖廟祭無血重門生草寒離離我有黄金三尺劒姦骨餘痕古波豔佩入函關無故人玉握凋零七星暗

伐棘篇　　路振

伐棘何所山之巔秋風騷飋棘子丹折根破柢堅且頑

斸夫趦趄汗污顏攢鋒束芒趨道還蹲之森森繚長藩暮冬號風雪暗天漏寒不鳴守犬眠主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隕顛千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揎蹠破指傷流血殷神離氣沮走蹁躚數尺之牆弗復攀索頭醜奴掻河壖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領沙填填氣脉不絶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發山河穿將不叶謀空即安翫養小醜成兇顛推芻挽粟徒喧喧邊臣無心靜國艱爲余諷此伐棘篇

吳中曉寒曲　　王琪

大澤穹天莽同色碧瓦閶門曉花白石巖左右斷行人洞庭一夜氷千尺曾持漢節單于壘北風如刀割人耳知憐涷足辛雙推一生不向胡廷履憑誰贈我紫綺裘中吳風土清且柔令嚴氣正天地肅長歌白苧臨寒流玉蘭酒熟金醅溢大白連雲尚殊充書牎半掩晝始開幾日紅梅斷消息

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　　王琪

皇家四葉恢聖功天臨日燭清華戎漢條靜治洽柔教
老心稽古開神聰有唐英主稱好文仙毫灑落驅風雲
壯哉山水有奇字煥乎八法存翠珉自從棄置咸陽道
鮮駁煙滋委宮草天開神贊會休辰甄收再作皇居寶
如何淪廢三百春迎逢睿鑒來紫宸金鉤粲粲光華動
羣玉森森氣象新丹禁春妍瑞靄深文梁藻棟結芳材
鴻翔鳳翥徑方文杯流泉涌蒙親臨鯫臣榮幸從金輿
鉤婉魂驚拭目初多慚攬筆非清藻唯慶千齡際帝圖

鵯鵊詞 效王建作　歐陽修

龍樓鳳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緑窻鵯鵊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聞（一作問）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衙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猶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哳田家惟聽夏鷄聲（鵯鵊西京村人謂之夏鷄）夜夜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

今白髮

明妃曲　　歐陽修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修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靜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龎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崖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

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龎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茍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説安得巨筆如長杠

紫石屏歌寄蘇子美　　歐陽修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尺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耀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隨斬巖續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奩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景山得之惜不得贈我意與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閒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

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允尊嚴若令下與物為比去聲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寛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慙不經老匠先指汝有手誰敢施鐫鑱呼工晝石持寄似幸子留意其無謙

山鳥　梅堯臣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

石可祭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送撫州通判袁世弼寺丞　　梅堯臣

帆疏疏纖綠蒲二十四幅輕江湖高秋逆水上天去朝過瓜步暮濡須長風沙頭問鯉魚大孤山側鳴寒烏魚腹無書報家信憑烏為到西山匳西山松栢應更好及取之官來拜掃

永叔月石硯屏歌　　蘇舜欽

日月行上天下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為萬物

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暫停胡為號山石留此皎月痕常存桂樹散疎陰有若圖畫成永叔得之不能曉作歌使我窮其源且疑月入此石中分此兩曜三處明或云蟾（一作兎）蜍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闚浮波穴石恣所樂常娥孤坐初不覺玉杵夜無聲無物來擣藥常娥驚推輪下天自尋捉邊地掀江蹈山嶽二物驚奔不復見留此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間幽微與高邈老蚌吸

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八角彤霞爍石變靈砂白虹貫
巖生美璞此乃西山石久為月照著歲久光不滅遂有
團圓月寒輝朧朧出輕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從汝
惡觜吻可能食此清光没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徹此
雖石中時有靈光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
裂有如君上明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艷百世無虧盈

荒田行　　劉敞

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

秋來雨止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桃源行　　王安石

望夷宫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

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王安石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爲情自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歘見隴上黄離離遊人中道勿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杜甫畫像　王安石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

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何以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恐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題燈　　陳烈

富家一椀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椀燈父子相聚哭風
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

鞠歌行　　　　　　　　張載

鞠歌明然兮邀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日孜孜焉
繼予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
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摩昔為之純英
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
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惟審已兮乾乾

君子行　　張載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灾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爪李安足論

上書行　　劉敞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五百萬此事夸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誅強吳

鴟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擅至今籍籍宗陶朱
大賢富貴不為已心事邈與常人殊逢時致身如反手
雲烝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賢豪刺繡倚市
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旦旦爭錐刀

茂陵徐生歌　　　　劉　攽

茂陵徐生老且迂一心區區長信書拜章北闕三待報
意欲霍氏安無虞那知世主心不同積惡未極難為功
徙薪曲突事不爾壯戾幾人當受封高岸為谷丘淵移

魯酒之薄邯鄲圍人生快已各以時舊意望君君不思

熙州行　　　　　　　劉攽

自胡請盟供貢職闗西二紀剽兵革胡人歲來受金帛地雖國本胡不惜帝家將軍勇無敵謀如轉圜心匪席精誠動天天不隔鑿空借箸皆碩畫賈生屬國試五餌買臣朔方發十策偏師倏然盡西海一月三捷猶餘力百蠻觧辮慕冠帶五郡掃地開城壁蔥嶺陂陁蒲類深回笑秦并與禹績尚書論功易等差御史行封自明白

武功貤爵十萬金徹矦印組文二尺奮行過望理自爾少從進熟來無極憶昔漢武開西域天下騷然苦征役哀痛輪臺罷肥美割棄造陽損斗僻豈知洮河宜種稻此去凉州皆白麥女桑被野水泉甘吳兒力耕秦婦織行子雖為萬里程屋人坐盈九年食熙州歡娛軍事息天王聖明丞相直

江南曲　沈括

新秋拂水無行跡夜夜隨潮過江北西風卷雨上半天

渡口微凉含晩碧城頭鼓響月脚垂天際籠煙鏁山色
高樓索莫臨長陌黄竹一聲無北客時平田苦少人耕
唯有蘆花滿江白

織婦怨　　　　　　　　　　文同

擲梭兩肘倦蹋籋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足纔可剪織
處畏風日剪時畨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
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
歸舍抛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

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骬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晩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自君之出矣　文同

自君之出矣弔影度晨夕中門一步地未省有行迹閨閫足儀檢常恐犯繩尺欲寄錦字書知誰者云的

五原行　文同

雲蕭蕭草搖落風吹黄沙昏寂寞胡兒滿窟卧寒日阜

旗繫馬人一匹夜來烽火連篝起銀鶻呼兵捷如鬼齊集弓刀上隴行犬謀狐嗥繞空壘羌人鈔暴為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斂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冠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法惠寺横翠閣　　蘇軾

朝見吳山横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為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

橫翠憶㦲眉彫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衰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於潛僧綠筠軒　　蘇軾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河復　　蘇軾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恐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閒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

沈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綠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禽言二首　蘇軾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為布穀為脫却破袴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

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蘇軾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煙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来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平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景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看武昌樊石幽絕

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揺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鵶伴水宿長松落雪驚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蘇軾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坐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

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顏色側睨余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嘎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荔枝歎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留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先取寵稱入貢今年鬬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在此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

孝家近時亦進姚黄花

東方書生行　蘇轍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讀書口生土窻中白首抱遺經自信此書傳父祖辟雍新說從上公䇿除僕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頴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隣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䇿肥正年少齒疏唇腐真堪

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和謝定征南謠　　黃庭堅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愧包桑已遣戈船下灕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鴉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幾

土兵蓄馬貌虎同蝮虵毒草篁竹中未論蜀粟捐金費
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荆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令自攻
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
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為民一洗横尸血
摧鋒陷堅賞萬户塹山堙谷窮三穴南平舊時頗臣順
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
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說交州鷄肋安足貪
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喜不肯佩銀印徼側持戈敵百男

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
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苦書稽首請去
黄屋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古無

以團茶洮州緑石研贈無咎文潛　黄庭堅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
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晁旒
貝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
紫皇放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

玉塵試春色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齋訪落詩

贈送張叔和　黄庭堅

張矦温如鄒子律能令隱谷黍生春有齊先君之孝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箒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廟中時薦南澗蘋兒女衣裤得補紉兩家俱為白頭計察公與人意甚真吏能束縛老姦手要使鰥寡無顰呻

但回此光還照已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養生之四印

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

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

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一炷試

觀之

平南謠　　楊蟠

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中人骨水有蛟唇

陸豺虎蠻人傜賊行若飛縱火刼民殺官府溪中之水

漲赤血山頭積屍變成土經年鬬戰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亦肉致戈戟口不能言心自若

打麥　張舜民

打麥打麥彭彭魄魄聲在山南應山北五月太陽出東北才離海嶠麥尚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鶡旦催人夜不眠竹鷄呼雨雲如墨大婦腰鐮出小婦具筐逐上壠先

捋青下壠已成束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所親曲終厭飫勞僮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把斗升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凶歲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將此打麥詞兼作挿禾歌

勿去草　　楊傑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唯有芳草年年加

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濵觸目凄凄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妾薄命　陳師道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古墨行　陳師道

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敬為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墨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

伯仲小低猶子姪黄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
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
萬里風塵入長算初聞橋山送弓劒寧知玉盌人間見
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亢物不必有
時一過自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明窻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
小試玉堂揮翰手

宋文鑑卷十三